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热血痕

克敏 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热血痕

克敏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热血痕 Rèxuè Hén

克敏 著

责任编辑：李本达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0.625印张4插页239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437·49 定价：2.15元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作臣妾勾践权忍辱	1
	舍妻儿陈音独寻亲	
第 二 回	逞横豪诸公子夺剑	9
	争判断唐大尹挂冠	
第 三 回	激义忿独盗盘螭剑	17
	蹈危机再上绾凤楼	
第 四 回	洒热泪大哭毛狮子	25
	冒奇险三探绾凤楼	
第 五 回	忍辱难堪勾践随辇	33
	衔仇图报陈音磨刀	
第 六 回	勇陈音挥刀报父仇	41
	老宁毅擎杯谈国事	
第 七 回	考军器楚国宝臂弓	49
	入盗群利颖锄毛贼	
第 八 回	黄泥冈陈音救弱妇	56
	苦竹桥赵允款嘉宾	
第 九 回	败晏勇大闹洪泽湖	64
	劫昭王独霸云中岸	
第 十 回	收雍洛陈音得臂助	72

	杀蓝滔蒙杰留爪痕	
第 十 一 回	王孙建随征云中岸	80
	皇甫葵大战燕子矶	
第 十 二 回	芦花港水擒皇甫葵	88
	燕子矶夜战郝天宠	
第 十 三 回	受箭伤屈将军死战	96
	凿船底老英雄解围	
第 十 四 回	偃月塘屈采报兄仇	104
	飞云渡洪涛施神勇	
第 十 五 回	破卧云王翼中奇计	112
	探铁崖陈音奋雄心	
第 十 六 回	听高歌陈音遇赵平	120
	行秘计蒙杰劫通理	
第 十 七 回	离泛地洪涛落圈套	128
	解重围蒙杰逞雄威	
第 十 八 回	因敌出奇陈音变计	136
	裹创请战屈采争先	
第 十 九 回	劫楚营洪龙受大挫	144
	攻旱寨斗辛困重围	
第 二 十 回	献鸩果迅机破巢穴	153
	寻宝物设计赴漩潭	
第二十一回	习弩弓陈音留楚国	162
	失宝剑卫老毙监牢	
第二十二回	卫茜儿忍耻事仇家	171
	杨绮华固宠施毒计	
第二十三回	碎宝器妖狐陷孝女	180
	跃寒溪义犬救娇娃	

第二十四回	雪天樽酒郑妈倾生	189
	月夜笙歌杜鹄设计	
第二十五回	拒奸淫独奋霹雳手	198
	惧强暴同作鸬鸕啼	
第二十六回	闻喜信合家敬烈女	207
	艳娇姿大盗劫饥民	
第二十七回	崆峒山卫茜习剑术	216
	蓼叶荡陈音试弩弓	
第二十八回	诘囚徒无心了旧案	224
	射猛兽轻敌受重伤	
第二十九回	激义愤群英挑恶战	232
	读遗书豪杰复本宗	
第三十回	忧国难赵平抒伟论	241
	归神物卫茜报大仇	
第三十一回	敌猿精山前施妙技	250
	诛鼠贼庙里救表亲	
第三十二回	寻旧仇兄妹欣聚首	259
	入险地盗寇共惊心	
第三十三回	诛余党陈音逢故人	268
	论世事宁毅扶时弊	
第三十四回	昆吾山越王铸八剑	277
	演武场卫英服三军	
第三十五回	试弩弓陈音显绝艺	286
	叩剑术卫茜阐微机	
第三十六回	泄龙精村妇贪重赏	295
	治蛇毒唐懿传妙方	
第三十七回	战西鄙越王初试兵	303

	截江口陈音大破敌	
第三十八回	御强暴雍洛得佳偶	311
	报仇恨越王获全功	
第三十九回	破笠泽陈音殉国难	319
	战吴都卫茜显奇能	
第四十回	大报仇勾践灭吴国	327
	深寓意晏冲留箴言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
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骐横太
甚，沈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
戈，空切齿。局中人，都如此，天下
事，长已矣。且抽毫攄臆，撰成野史。热
血淋漓三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
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调寄《满江红》

第一回 作臣妾勾践权忍辱 舍妻儿陈音独寻亲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嫪毐衔仇，嚶嚶啜泣；
匹夫饮恨，霍霍磨刀。人生不幸而为人所辱，辱我者我仇
也，彼岂真有所恃，而敢于相辱？我实不克自立，而自取其
辱。人将辱我，我不能预防之，是无谋；人方辱我，我不能
抵制之，是无勇；人既辱我，我不能报复之，是无耻。无谋
者愚，无勇者怯，无耻者鄙。一事辱我，事事相逼；一人辱
我，人人效尤。迁延隐忍纷至沓来，不惟人不齿我于人类，

即自问亦不堪以人类自待。酒阑灯灺，倚枕沉思：我之受辱始于何人？我之辱不胜辱，受无可受，始于何事？蓦然记忆，历历在心。遂觉辱我之仇，非但不戴天，不反戈，不足以泄我之恨！我即左手把其袂，右手挟其胸，吸仇之血，寝仇之皮，剝肉成泥，剝骨扬灰，仇死矣，且无噍类矣，犹嚼齿作恨恨声。当时观者，群哗然以为快事；后世论者，咸侈然以为美谈。无他，乘间辱人，尘世间每有此不平事，报仇泄忿，交际上以此为平等。吾窃不解受辱者何所甘而不思报？更何所畏而不敢报？吾为受辱者悲，吾为报仇者欢。然而受辱易也，报仇抑何难耶！修睚眦之怨，殊非雄才，逞血气之勇，尤易僨事。力不能敌千人，万人未足多，时不可乘十年，百年未为晚。惟事事为受辱计，刻刻为报仇计，一身受辱，若手，若足，若皮，若毛，均为报仇用。一家受辱，若妻，若妾，若子，若孙，均为报仇用。至于一国受辱，若妃，若储，若勋，若戚，若臣，若民，若草，若木，均无一不为报仇用。存一不甘终受之心，立一必有以报之志。众口不能间，百折不能回，事机未至，如倦鸟伏丛阿；事机既来，如怒马脱羈勒。利剑断沤麻，疾风扫败叶，填胸积恨尽泄无余，宁非快事！非然者，受辱不报，身不能立，有身者耻；家不能立，有家者耻；国不能立，有国者耻。此《热血痕》一书所由作也。

看官：你说这件事出于何时？何地？说起这件事来，不但读过书的人通晓得，就是那驱僧菜佣也有多半晓得的。不过此事的原委，就中的曲折，大半不能尽悉，只因书上所载，或仅撮其大略，或又出以深文，看书人每每囫圇看过。且此事之旁见侧出者，不暇一一搜考，遂致绝好一段传奇故事，不能尽人而知，绝好一副救时妙药，不能对症而愈。你说可惜不可惜！待小子先将这事的源头铺衍起来。

这件事出在周朝列国时，大江南面有一吴国，是泰伯之后，国势强盛。吴之东邻，有一越国，大禹之后，国势与吴相等。吴越两国世世积仇，其先越之宗人为吴王祭余所获，使守餘艘。宗人乘祭余大醉，解祭余佩刀刺杀之，吴人共杀宗人。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领兵伐越，时越王勾践在位，统率大军与吴王战于携李。越国先锋灵姑浮挥戈刺阖闾，中其右足，伤其将指，血流如注而死。太子波早死，太孙夫差嗣位，使内侍十人轮流立于庭中，夫差出入，内侍必扬声呼其名曰：“夫差！尔忘越贼之杀尔祖乎？”夫差应曰：“不敢忘！”时时警惕，誓报祖仇。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吴王夫差起倾国之兵，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带领一班战将，从太湖泛舟，直攻越国。橈帆顺风，戈矛耀日，吴国军士一个个磨拳擦掌，大有平吞越国之势。探子报到越国，越王勾践临朝，召集群臣商议迎敌。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道：“吴国衔携李杀其祖父之仇，朝夕图报，养精蓄锐，至今三年。大志既愤，众心必齐。与战必不得利，不如敛兵坚守，伺其有隙，乘其稍疲，或望倖胜。若此时会战，必败之道也。”勾践沉吟未答，大夫文种，字会，亦出班奏道：“以臣愚见，不如遣一能言之士，卑词请罪，以乞其和，俟吴兵退后，再作良图。”勾践道：“二卿言守言和，未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吴与我世仇，若不出战，必为所轻，后将侵陵不已。二卿且退，看孤破吴，直如迅风扫秋叶耳！”范蠡、文种咨嗟而退。勾践尽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命诸稽郢为大将，宁须为副将，仍命灵姑浮为先锋，畴无余、胥犴为左右翼，勾践亲督大队，望椒山进发，与吴兵相遇。

次日，越国先锋灵姑浮挥戈讨战，夫差命牙将仇良出阵。仇良手横大刀，带领小舟二十只，军士五百人，来至阵

前，大骂：“越狗死在干头，还敢对敌！”灵姑浮亦骂：“杀不尽的吴豕，焉敢犯吾边境！”挺戈直进。仇良接住交战，至十余合，仇良力弱，刀法已乱，被灵姑浮拨开刀，一戈刺入肋下，挑落太湖中而亡。五百军士杀死百余人，余俱逃散。勾践闻报先锋得胜，大喜，整队直进。约行数里，夫差大军已到，雨下不及布阵，一场混战，只杀得波涛矗立，蛟鳄潜逃。鏖战两时之久，吴兵渐次失利。夫差趋立船头，亲自乘桴击鼓，激励壮士。伍子胥、伯嚭挥动两翼，阵势坚固，排墙而进。夫差爱将王子地、原楚、诸无忌各将莫邪宝剑一口，吴鸿扈稽神钩二把迎风挥动。这三件军器都是神物，只见光芒射处，越兵头颅如滚瓜撒豆一般，越阵大乱，纷纷倒退。时值北风大起，灵姑浮正与伍子胥酣战，渐渐不支，忽见阵势已乱，急欲棹舟回阵，无奈风力太大，桡轻浪急，舟忽倾覆，可惜一员勇将，竟自溺水而死。胥犴敌住伯嚭，正在拚命相搏，被吴将原楚暗放一箭，正中胥犴面门，也落水而死。越国副将宁须急忙来救，奈吴兵势大，又有莫邪宝剑、吴鸿扈稽双钩飞跃伤人，如何能敌？正想奔逃，被伍子胥赶上，手起一鞭，把头打得粉碎。勾践大败而走，奔至固城，闭关自守。吴国分三路追赶，追至固城，围得铁桶相似。夫差意在绝其汲道，不出十日，越兵自乱。那知山顶有灵泉，勾践取嘉鱼数头，以馈夫差，夫差大惊，攻打愈急。勾践留范蠡守固城，自率残兵五千余人奔会稽山，叹曰：“孤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致遭大败！”文种进计曰：“为今之计，不如请成为上。”勾践道：“吴不许成，如之奈何？”文种道：“吴太宰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有隙，吴王畏子胥而昵伯嚭。若私入伯嚭之营，结其欢心，伯嚭言于吴王，无有不听。事成后，子胥虽阻之，亦无及矣。”勾践道：“孤方寸已乱，任

卿为之。”

文种乃选宫中美女八名，加以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夜入伯嚭营寨，卑词下气，屈膝致词，竭力谄谀。伯嚭大喜，收了礼物，许在吴王前方便，留文种在营中。次日引见夫差，伯嚭备道那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夫差初意不允，经伯嚭再三劝说道：“孙武子有言：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越虽得罪于吴，而今勾践请为吴臣，其妻请为吴妾，宝器珍玩尽贡于吴，所乞于王者，仅一线之宗祀耳。王盍怜而许之？”夫差乃唤文种入道：“汝君请为臣妾，须从寡人入吴。”文种俯伏道：“既为臣妾，生死在君，敢不服左右！”夫差乃许。文种正要谢退，忽见伍子胥满面怒气，趋至中军，问吴王道：“王许越和乎？”夫差道：“已许之矣。”子胥连叫道：“不可！不可！”吓得文种倒退数步，垂头静听。子胥谏道：“吴越世仇，势不两立，吴不灭越，越必灭吴，越已归吾掌握，舍之必貽后祸。况又有先王大仇，今日不灭越，往日立庭之誓谓何？！”夫差不能对，目视伯嚭。伯嚭奏道：“相国仇楚，何以不灭楚，竟许楚和耶？相国自行忠厚之事，而使王居刻薄之名，忠臣断不如是。”夫差喜道：“太宰之言有理。”只气得子胥面如土色，叹道：“吾悔不听被离之言，与此佞臣同事！”原来伯嚭自楚奔吴，是子胥引见阖闾，得为大夫。大夫被离曾告子胥道：“伯嚭鹰视虎步，其性专功，贪佞擅杀，不可亲近。”子胥以伯嚭同忧苦，不听。至是果应其言，恨恨而出，谓大夫王孙雄道：“越十年生聚，加以十年教训，不出二十年，吴其为沼矣！”王孙雄漫应之。

文种回见勾践，备述前事。勾践虽免目前之危，念及臣妾于吴，不觉双眼流泪，因王孙雄在越守押，伯嚭屯兵一万余于吴山守候，只得回至越都，布置一切，将国事交文种治

掌。带了夫人，止有范蠡一人相随。先见伯嚭，谢其覆庇之德。伯嚭又一力担承，许以返国。勾践心中稍安，随伯嚭至吴，引见夫差，勾践肉袒，伏于阶下，夫人侧跪。范蠡将贡单呈献勾践，再拜而言道：“东海役臣勾践，不自量力，得罪大王，乞大王赦宥，使执箕帚，以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夫差道：“寡人若念先王之仇，今日安有生理！”勾践叩首道：“臣实当死，唯大王怜之。”时子胥在旁，目若闪电，声如巨雷，进谏道：“勾践机险，今为釜中之鱼，命制庖人，故谄词令色，以求免。一日得志，如虎归山，如鲸入海，后患实大！唯大王察之。”夫差不听，使王孙雄于阖闾墓侧筑一石室，将勾践贬入其中，去了衣冠，蓬首垢衣，斫莖养马。夫人衣无缘之衣，汲水洒扫。范蠡拾薪炊饭，面目枯槁，真是苦不堪言。这一段勾践臣服吴国的故事，不能不铺叙出来，原是这部《热血痕》的源头。看官作正传观也可，作楔子观亦无可。

话说夫差胜越之后，论功行赏，自不必说。将所擒越国军士计六百余人，分给与随征的将官为奴，给数多寡以战功高下为差。战越之时，夫差爱将原楚箭射胥犴落水，这回分给官奴，原楚派给十二名。此中单讲一人，姓陈名霄，本是楚国人，随他祖父到越经商，在越四十余年，也就算越国人了。此次被擒，拨给原楚为奴。原楚这人，性情暴躁，只因膂力过人，临阵奋勇，为夫差所爱，官封右戎，宠幸无比。自从陈霄到了原楚府中，日里割草养马，晚间支更守夜，不得一刻安闲。府中大小人役还要不时的私差私派，稍有不到，非打即骂。陈霄到了这步地位，只得敢怒而不敢言，又想：“我国君王尚且如此，何况于我，只是我的儿子现已成人，近来不知怎样？但愿立志向上，将来或者有个出头日子，替

国家出点力，替祖宗争口气，也不枉我抚养一场。”偷着写了一封家信，便寄回家。原来陈霄年届五十，妻室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陈音，现今二十七岁，生得眉浓眼大，鼻直口方，膀厚腰圆，身长力壮。从小儿就好武艺，不是蹚山逐兔，就是洒水摸鱼。虽说每日照例到学校里读书，甚么《三坟》、《五典》总不在意，不过略略得大概而已。放学回家，便抡刀舞棍，越弄越有精神。陈霄因世道扰攘，能文能武都是一样博取功名，就不十分管束，有时还请几个名师教导他。陈音到二十岁时，习得通身武艺，马上马下无一不能。娶妻韩氏，是越国土著儒家之女，深明大义，夫妻甚是和好。次年生下一子，取名继志。当勾践点兵时，陈音一心要代父出征，陈霄只是不肯，教他好好操习本事，将来自容易出头。一入军籍，杂于行伍，每每奇技异能，无由表现。这本是陈霄一片苦心。后来越国打了败仗，陈音不知父亲是死是活，朝夕号啕，寝食俱废。还是韩氏娘子解劝道：“爹爹死活尚无的信，你象这样悲伤，苦坏了身子，岂不辜负爹爹期望？你总要保重身体，爹爹若在，你也好到吴国探视爹爹；若死，你更要整顿精神，替爹爹争口气！你想想我的话是也不是？”陈音本是个聪明人，不过思念父亲，急痛昏迷，经韩氏一席话提醒得明明白白，焉有不听之理？渐渐地温习旧业，照常寝食，只是不知父亲下落，心中总是郁郁不乐。光阴易过，到了十月，忽然接得父亲的家信，知道父亲未死，略略宽心。想起父亲给人为奴，书中虽未说出光景如何，看来定是苦楚难堪。想到这里，便是心如芒刺，坐卧不安，恨不得插翅飞到吴国，看看父亲。心中一急，将主意打定，把信念给韩氏娘子听了。韩氏听毕道：“爹爹既在，你须往吴国探视一遭。儿子虽止得六岁，身体颇好，容易长成。家中薄田

二十余亩，尽可度活，你不必替妻子担心。今晚将随身衣物打点妥当，明朝吉日就可动身。”陈音听了，不禁满心欢喜，道：“娘子这样贤淑，真是我陈音终身之福！我也不必多说，总望娘子宽心，抚养孩儿，看他骨格不凡，将来定能发达。我此行到吴，能设法赎回父亲最好，倘吴国不许赎回，我就留在吴国，陪父亲一世，恐不能一时回来。”说到这里，不觉凄然下泪，咽喉哽塞。韩氏也自酸楚，因见丈夫如此，不敢哭出，只得说道：“这些话妻子自然明白，不必多嘱。你在路上须事事着意，步步留心，不可恃着自己本事弄出事来，最是要紧。”陈音点头应了。当夜，韩氏备了几样果菜，替丈夫饯行。陈音那里吃得下，不过略为领意。韩氏又将家中所有的金银全行搜出，一共也有三十余两黄金，一百二十余两白银，通共放在包裹里。陈音道：“你将家中所有全数付我，难道你家中不要过活吗？”韩氏道：“丈夫出外，盘费自然要多带些。且到了吴国，或吴国准赎人回，那时若是不够，你一个异方孤客，向谁告贷？妻子在家，现存的柴米，尽可支持三五月，到了明春，田中所出自能接济，即或一时短缺，本地本土也好通融，你只依我就是了。”陈音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一夜已过，第二天清早陈音起来，韩氏已将茶饭端整好了。陈音用过饭，拜了宗堂，背了包袱，带了一把牛耳尖刀防身。看了看儿子继志睡熟，也不惊醒。他只对着娘子，说了句诸事宽心的话，韩氏点头，也说道：“路上保重，早去早回！”夫妻二人洒泪而别。陈音出了门，大踏步向吴国而去。正是：

丈夫当有四方之志，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不知陈音往吴，一路有何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逞横豪诸公子夺剑 争判断唐大尹挂冠

周敬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中旬，陈音出门，径往吴国，沿路无事，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日到了吴越交界的地方，地名西鄙，两国货物总汇于此。越国设一关尹在此征税，兼理词讼，本来是越国地方，凡是越货出口，吴货进口，均应越国征取，吴国从不干涉。近因吴国大败越国，勾践夫妇俱为臣妾，吴国便干涉越国地方的事，也在西鄙设一监事，名为保护吴国商人，实则干预越国政治。初时吴国监事尚与越国关尹遇事相商，积久玩生，吴国监事直把越国关尹视同赘瘤，动辄欺凌，硬行武断。越国关尹自知本国衰弱，无力与他相抗，只得事事隐忍，不过把些不紧要的公事分办几件，也就算尽心供职了。凡词讼系吴越两造，关尹须与监事会讯；断结一案，必须监事应允，方算定讞。若是监事断定，关尹以为未允，任你说破嘴唇，写秃笔颖，也是无用。最不平的是越人犯法，监事可以惩办，吴人犯法，监事将犯事人交回吴国办理，关尹不敢过问。这都因国势强弱使然，虽有实心任事的关尹，只好付之于无可如何而已。

是年，吴国在西鄙开一赛珍会，先期关照各国，凡有奇珍异宝，带至西鄙竞赛。愿出售者，会都事定价，务求平